

ГОРЬКИЙ

ДЕТСТВО

童年

高尔基 / 著
杨 实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44.85
GRJ
62A-3



Детство

童年

高尔基 / 著
杨 实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责任编辑:吉文军

封面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陈垂涛

童 年

高尔基 著

杨 实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9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60001-80000册

ISBN7-5405-1662-3/1·191

定价: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为我的儿子而作

在一间幽暗的小房间里，我父亲一身素白，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裸露的脚趾头难看地张开着，可亲的双手平放在胸脯上，手指头也是歪斜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闭着，好像是两枚铜币的黑圈，安详的脸暗淡无光，呲牙吓唬我，样子很难看。

母亲跪在那儿，裸着上身，系一条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的柔软的长头发从前额往后脑勺梳；母亲不停地诉说着什么，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眼睛已经哭肿了，大滴大滴的泪水从那里簌簌地往下流，仿佛眼睛的浮肿在融化一样。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的身子圆圆的，大脑袋上有一对大眼睛，鼻子松软得令人可笑；她穿着黑衣裳，全身柔软，挺动人的；她也在哭，哭得挺别致，浑身抖动着，巧妙地和母亲的啼哭相呼应，她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挣扭着，躲在她身后；我感到害怕，又觉得很别扭。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婆翻来覆去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了，他还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啊……”

我害过一场大病，这时才刚刚能下床。我清楚地记得，在病中，父亲照料我时，他还是挺愉快的，可是后来却突然不见了，换成了外婆这个奇怪的人。

“你是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答道：

“从上面，从尼日尼^①来的，不是走来的^②，是坐船来的！在水上是不能走的，小傻瓜！”

这真可笑，也叫人莫名其妙：我们楼上住的是几个染了头发留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的是一个黄皮肤的加尔梅克族老头，他是做羊皮生意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斗往下滚，这我知道得很清楚。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风马牛不相及，糊涂得可笑。

“我为什么是小傻瓜？”

“这是因为你多嘴。”她也笑了。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轻快，又流畅。我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领我尽快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使我心中产生一种新的不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这副模样——她一向很严肃，不大说话；她穿着干净，平整，个子高大得像一匹马；她身体健壮，两只手出奇地有劲。可是现在，不知怎的，她样子非常难看，全身臃肿，蓬头散发，穿得破破烂烂；本来，整齐的头发的像戴着一顶亮丽的大帽子，现在却散乱地披在赤裸的肩膀上，把脸部也罩没了；编着长辫子的另一半头发在来回摆动着，拂拭着父亲的沉睡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多时，但她一眼也没有看我，一个劲地梳理父亲的头发，号啕大哭，眼泪呛得她泣不成声。

几个粗大的庄稼汉和警察从门口探头向内张望。警察气呼呼地叫道：

① 尼日尼，这里是音译，俄语是“下……的”意思，此处为“下诺夫戈罗德”的简称。小孩误以为是从“下面”来，故有下面一段言论。

② 俄语中“来，去”的概念有“步行来，步行去”和“坐车（船等）来，坐车（船等）去”两个不同的词之别。小孩问话时用的是“步行来”这个词，外婆说他应该用“坐车（船等）”这个词，认为他说错了，其实是两人的想法不同。

“快点收拾!”

窗户上遮挂着一块黑披肩,披肩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了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帆船。忽然响起一声炸雷。父亲笑了,他用膝头紧紧地夹住我,大声说:

“不要紧的,‘大葱头’^①,不要怕!”

母亲猛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又马上坐了下去,仰面倒下去,头发散铺在地板上。她闭着双眼,脸色煞白,像父亲那样呲着牙,厉声叫道: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走开!”

外婆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乡亲们,不要怕,不要理她,看在基督的面上,请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大家见谅,各位大哥!”

我躲到黑暗的角落里的大木箱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板上打滚,呻吟,牙齿嗑得格格地响,而外婆在她身边趴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坚强点!……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地板上,在父亲的身边忙这忙那,挪手挪脚,又叹气,又呼喊,而他直挺挺的,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好一会;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只又大又黑的软皮球,一下子从房间里滚出来,一下子又滚了进去;后来黑暗中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主啊,光荣归于你!”外婆说,“是个男婴!”

随后,她点燃了蜡烛。

我大概在屋角里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起来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镜头是一个雨天,墓地的荒凉一角。我站在溜滑的粘土堆上,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墓穴里,穴底有很多

①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昵称。

水,还有青蛙,有两只青蛙竟爬到黄色的棺盖上了。

墓旁站着我、外婆、一个浑身湿透的警察,还有两个脸色阴沉的庄稼汉,他们手里握着铁锹。温暖的雨点像小玻璃珠子一样,泼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说道。他走到一旁去了。

外婆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庄稼人弓着背,匆忙往墓穴里撒土,穴中的水啪啦作响,那两只青蛙从棺盖上跳下来,扑向穴壁,但土块把它们压到穴底去了。

“走吧,廖尼亚^①。”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挣脱了她的手,不想离开。

“主啊,你这个牛性子,”外婆嘀咕道,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了很久,墓穴已经填平了,她仍然在那儿伫立不动。

庄稼人用铁锹平地,发出啪啪的响声,起风了,雨被刮跑了。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许许多多的发黑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要哭才是!”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用着了。”她低声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要哭也只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因为感到哪儿疼。在我流泪的时候,父亲常常笑我,母亲却总是大声嚷道: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上了车,马车在肮脏的大街上行驶着,两旁是一色的暗红色屋顶。我问外婆道:

“那些青蛙爬不出来吗?”

^① 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是的，爬不出来了，”她答道，“上帝保佑它们！”

不论是父亲或是母亲，都没有这么频繁、这么亲热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婆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舱里。新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裹着白布，外面扎着红绦带，躺在角落的桌上。

我蜷坐在包裹和箱子堆里，从那像马眼睛一样圆鼓鼓的小窗口往外张望。窗玻璃湿漉漉的，窗外流着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河水，水浪不时地飞溅着，舐着窗玻璃。我情不自禁地跳到船板上去。

“不要怕，”外婆说。她用柔软的双手把我轻轻抱起，又放到包裹堆上。

河面上是灰濛濛的水雾，远处可见到黑糊糊的陆地，后来，陆地又隐没在水雾中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双手垫在脑后，倚着舱壁，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她的脸色阴暗、铁青，一副茫然的表情，双眼紧闭，老是一言不发，她完全变了，变得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似乎从来没见过。

外婆不止一次轻轻地劝她：

“瓦里娅，你吃点东西吧，稍微吃点，好不好？”

她默默愣着。

外婆和我谈话时的声音很轻，和母亲谈话时的声音要大一些，但有点十分小心、怯生生的味道，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这我看得出来，从而使我对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①，”母亲冷不防厉声说，“水手到哪里去了？”

她的话真叫人奇怪，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白发人进舱来了，他穿一身蓝色衣服，拿来一个小木匣

① 城市名，俄罗斯萨拉托夫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下游。

子。外婆接过木匣子，把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她双手捧着木匣子向舱口走去。可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只好停在门口犹豫起来，样子很滑稽。

“瞧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连忙接过她手中的小棺材，她们俩便消失在门外了。我留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死了个小弟弟，是吗？”他弯下身向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那么，萨拉托夫是谁？”

“是个城市。你看看窗子外面，那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陆地在后退，昏暗而陡峭的土地上面弥漫着雾气，像是刚从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面包片。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葬外孙去了。”

“把他葬到地下吗？”

“那还用说！葬到地下。”

我告诉水手，在葬父亲的时候，活青蛙也埋在土中了。他抱起我，紧紧地搂着，亲了亲我。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的！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瞧她悲伤成什么样子了！”

汽笛在我们的头上方鸣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所以不惊讶，而那位水手急忙把我放到地板上，往外奔去，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出舱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空无一人。离门不远的舷梯上的铜踏板闪闪发光。我往上一看，只见人们扛着背包，背着行李。显然，大家要下船了。这么看来，我也该下船了。

可是，我跟着一群男人刚走到前面搁着靠岸桥板的船舷的时

候,大家对我嚷道: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群挤我,拉我,摸我,足有好一阵子。后来那个白发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①城来的,从船舱里溜出来了……”

他抱着我跑进舱里,把我塞在行李和包袱中间就走了,用手指吓唬我说:

“再跑开我就揍你!”

上面的喧闹声渐渐地静下来了,船已经停止振动,也停止了拍打水的声音。舱窗外挡上了一面潮湿的墙,光线顿时暗了,室内很闷,行李好像发了胀似的,挤得我发慌,一切都感到不好受。我可能就一个人老呆在这空荡荡的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口,门开不开,铜把手拧不动。我操起牛奶瓶猛力朝门把手打过去。瓶子被甩得粉碎,牛奶溅了我一脚,流进靴筒里。

我为自己的失败而沮丧,便倒在包袱上面,嚤嚤地哭了起来,后来噙着泪水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晃动了,轰隆隆地响着。舱窗明亮得像太阳。外婆坐在我身旁梳头,还皱着眉头喃喃地说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层层地盖住了她的双肩、前胸和两膝,而且一直垂到了地板上,乌黑油亮,泛出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悬空提着,使劲地把稀齿木梳插进厚发绺里;她歪着嘴唇,黑眼睛闪动着忧伤的光芒,而她那张从头发堆里露出的脸庞显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的样子很凶,但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头发这么长,她仍然用昨天那样慈祥柔和的声音回答说:

^① 市名,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把这些讨厌极了的头发给你去梳吧！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夸耀过这一头长鬃毛，现在老了，我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呢，太阳睡了一夜才刚起身……”

“我不想睡了！”

“好吧，不想睡就不睡，”她立刻同意。她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看了看，母亲就在沙发上朝天躺着，身子直得像绷紧的弦。“你告诉我，昨天怎么把奶瓶砸碎了？！”

外婆说的话就像从心里唱出来的歌，它们像鲜花那样温柔、明亮和鲜艳，一下子就深入了我的记忆。她微笑的时候，黑眼珠睁得圆圆的，活像两颗黑樱桃，闪射出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微笑使她快活地露出一口白色的硬牙齿，她的脸颊虽然肤色灰暗，皱纹纵横，但整个脸孔仍然显得年轻、有神采。不过这张脸却被一个松软的鼻梁、张得老大的鼻孔和红色的酒糟鼻尖给破坏了。她用一个黑色的镶银鼻烟壶嗅鼻烟，身上穿的也是黑色，但是通过她的眼睛，可以看出她内心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慈祥的光芒。她的腰弯得几乎成了驼背，躯体肥胖，可是走起路来却像一只硕大的猫，轻快而敏捷，柔和得如同这种可爱的动物。

在她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她出现了，叫醒了我，把我领向了光明，把我周围的一切用一根不断的线连结在一起，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我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她奉献给世界的无私的爱，充实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艰苦的人生。

40年前的轮船航速很慢；我们坐船到下诺夫戈罗德要走很久，我清楚地记得最初几天见到的绮丽风光。

天气逐渐放晴，我和外婆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秋日的伏尔加河两岸像铺展着一块块金晃晃的锦缎。橘红色的轮船溯江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击打着瓦蓝色的河水，

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用一条很长的牵引索拖着一艘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像一只海蛆。在伏尔加河的上空，一轮红日也在悄悄地浮动；周围的景色不断地更新，一切都在不断变换；青山好像是大地盛装上的艳褶，沿岸的城市和村落宛如一块块摆在远处的甜点心；金黄的秋叶顺着流水飘荡。

“你瞧，多美啊！”外婆不住嘴地赞美道。她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凝神望着河岸，把我也给忘了；她站在船舷上，双手架在胸前，默默地微笑着，眼里饱含着泪水。我拉了拉她那挑花的黑裙子。

“什么？”她抖颤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盹，做起梦来了。”

“你哭什么？”

“亲爱的，是因为我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道，“我已老了，我60多岁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扶弱济困的强盗，有圣人，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起童话故事来，声音很低，样子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眼珠睁得老大，凝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往我的心里灌注着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起话来像唱歌一样，越说越流畅，使人听了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我总是百听不厌，永不满足：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下面，一根面条扎了他的脚掌，他东倒西歪地哼叫：‘哎哟哟，小老鼠哟，我好疼哟！哎哟哟，小老鼠哟，我受不了哟！’”

外婆提起一只脚，双手握着它，悬空荡来荡去，装出一副呆笑的苦脸，仿佛她自己感到疼痛似的。

水手们——这些留长胡子的和蔼可亲的男人，站在周围，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婆，也要求道：

“老奶奶，再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给外婆斟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一个禁止人们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去。他的穿着像警察，制服上钉着铜扣子，经常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老是孤独地躲开众人。她成天闭着嘴。妈妈个子高挑，身段修长，脸色发暗，似铁一样的冷峻，头上盘着浅色的大发辮，好像戴着一顶王冠；她身体结实有力。回想起来，我总觉得她裹在雾里或者透亮的云里，她那对跟外婆一样大的灰眼睛，透过云雾冷冷地远远地看着。

有一次，她恶声恶气地说：

“人家笑您呢，妈妈！”

“上帝保佑！”外婆满不在乎地说，“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婆一看见下诺沃戈罗德，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牵着我走到船舷边，叫道：

“你瞧，你瞧，多美啊！那就到了，我的天啊，是下诺沃戈罗德！它多棒，简直是仙境！你瞧，那些教堂，就像是建在空中一样！”

她唤我母亲，几乎哭了出来：

“瓦留莎，你快来看一看啊，啊呀！你也许忘记了吧！该高兴高兴呀！”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在美丽的城市面前的河心当中停了，河上挤满了船艇，尖耸着成百上千的桅杆，一艘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竿挂住下来的舷梯，人们一个个地沿着舷梯登上了甲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飞快地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件黑长袍，蓄着金黄色的胡

子，一个鸟喙似的尖鼻子和两只小绿眼睛。

“爸爸！”母亲低沉而响亮地叫了一声，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用一双发红的小手急切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尖气地说：

“一路可好，傻孩子？啊呀呀！都来了……嗨，你们都到了……”

外婆像陀螺似地乱转，转眼间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把我推到来人的面前，匆忙地说：

“喂，快点走！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都是我们一家的人，瞧，人多得很哩！”

外公问她：

“你身体好吗，老婆子？”

他们互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挤成一堆的人群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哪一位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出来的……”

“他说些什么呀？”外公对母亲说。他没等回答，就把我推开了，说：

“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我们一群人下了船，沿着山坡往上走，山路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两边高坡上铺满了被践踏得东倒西歪的枯草。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比她矮了一个脑袋，走起路来很快，步子很细，而她好像飘在空中一样，要往下看才看见他。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后面：米哈伊尔的黑头发梳得油光，身材像外公一样干瘦；雅科夫一头浅色卷发，还有几个穿着亮艳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他们都不作声。我和外婆、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一起走。她脸色白皙，一对蓝眼睛，挺着大肚子，不时

停下步来，上气不接下气。她低声说：

“哎，我走不动！”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婆气忿忿地说，“一家子笨蛋！”

这家子大大小小我全都不喜欢，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不是自己人，甚至连外婆也有点失去了光彩，和我疏远了似的。

我特别不喜欢的人是外公。我在他身上立刻嗅到了敌意，他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使我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

我们到了坡上。坡顶右边的斜面上有一条街，靠街有一幢低矮的平房，墙上涂着粉红油漆，色彩已经不鲜明，房顶低低地压在上面，窗子向外凸出。我从外面看觉得很大，可是它里面隔成一间间的阴暗的小房间，非常拥挤，好像许多艘停泊在码头的轮船。人们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小孩子们像成群的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闻到一种从未闻过的刺鼻的怪味。

我来到院子里，那里也令人难受：满院挂的是大幅湿布，到处摆着大缸，缸里盛着五颜六色的稠汁，里面浸泡着布。墙角有一间半塌的矮屋，屋内火炉里烧着熊熊柴火，上面煮的东西在沸腾，咕咕发响，有一个看不大清楚的人在大力地报着奇怪的名字：

“紫檀——品红——硫酸盐。”

二

色彩斑斓的生活开始了，它离奇得难以形容，并以惊人的速度奔流向前。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童年的生活仿佛是一个正直而善良的天才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的悲惨童话。现在，我一回忆起来，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竟会有那样的事，我很想为有些事辩

解,给予否认。说实在的,那一家“笨蛋”的乌七八糟的生活中,残酷的事太多了。

但真理是高于怜悯的。我讲的可不是自己,而是讲那个令人窒息的阴森森的狭小天地。普通的俄国人曾过着这种生活,直到现在他们的生活仍然如此。

外公的家弥漫着勾心斗角的毒雾;大人之间充满着敌意,连小孩子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后来外婆告诉我我才知道,母亲来这里的时候,正好她的两个弟弟在跟外公闹分家。母亲不期而归使他们的愿望更强烈、矛盾更激化了。他们担心母亲会要求分到她应得的一份财产,当年她违背父亲的意志,“自己作主”结了婚,因而外公没给她任何嫁妆。舅舅们认为,那份办嫁妆的财产也应当分给他们。此外,还为了谁到城里开染坊,谁去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等等,他们早就撕破了脸皮,争吵得不可开交了。

我们来后不久,有一次大家在厨房吃饭的时候,就大吵了一场。两个舅舅猛然跳起身来,把身子探过餐桌,冲着外公大叫大嚷,像狗一样呲牙咧嘴,怨气冲天,混身哆嗦。外公用汤匙敲着桌子,满脸涨得通红,像公鸡打鸣一样叫道:

“我把你们全赶出去讨饭!”

外婆痛苦已极,嘴唇都变歪了,她说:

“都分给他们算了,老爷子!你图个安静,分就分吧!”

“住嘴,都是你惯的!”外公叫着,眼珠子鼓得老大。说也奇怪,别看他个头小,叫喊起来,声音都快要把耳朵震聋了。

母亲从桌旁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前,转过身去背对着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冷不防扬起手,对着他弟弟打了一巴掌。弟弟大吼一声,一把揪住他,两个人在地板上滚开了,只听见一片气喘声、号叫声和谩骂声。

孩子们都哭了起来。大腹便便的纳塔利娅舅妈放声嚷叫,母